

群众演唱丛刊

箭杆河边

(话剧)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编
北京群众艺术馆

群众演唱丛刊

- 三丑会(評剧)
新媳妇(小歌剧)
初次见面(曲艺)
历书与皇历(曲艺)
掰玉米(曲艺)
审椅子(戏曲)
岭上人家(話剧)
捡焊条(小歌剧)
箭杆河边(話剧)
好榜样(話剧)

统一书号：10071·668

定 价： 0.10 元

群众演唱丛刊

箭 杆 河 边

(話 劇)

刘 厚 明

北 京 出 版 社

1964年

群众演唱丛刊 箭杆河边 (话剧)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編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1 4/16·字数: 25,000

1963年11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7,001—31,600册

统一书号: 10071·668

定价: (5)0.10元

編者的話

我們为了滿足农村公社社員、厂矿职工和广大青年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需要，配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起到推动生产、鼓舞劳动热情、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作用，选編了这套群众演唱丛刊。包括有小型戏剧（話剧、評剧、歌剧），曲艺（唱詞、相声、快板），歌曲和短篇革命斗争故事等演唱材料。內容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同时也适当地編选少量的优秀傳統节目。根据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单独或汇集成册，陸續出版。編选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生动活潑、方便演出。欢迎业余或专业文艺团体采用，并可作为通俗文艺讀物閱讀。我們殷切地希望专业和业余作者給予支持和帮助，更希望广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帮助我們改进工作，以便能够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1963年9月

人 物

玉 柱 庆 奎 夏 花 二賴子
善 田 何 氏 小 龙 报幕員
民 兵 群众共十余人

时 間 1962年夏

地 点 北方农村

幕前介紹

〔二道幕前。〕

报幕員 (上)俗話說：小猫吃小魚儿，有头有尾，我就来給話剧《箭杆河边》开个头儿。箭杆河边上有个村子叫修各庄。修各庄第三生产队有个年輕的队长叫修玉柱。
(玉柱英气勃勃上)社員們都叫他柱队长……

玉 柱 我叫修玉柱，今年二十四岁，屬牛的。初中毕业了，就参加了生产，乡亲们看我还能吃苦耐劳，肚里又有点墨水，就把我选成了生产队长。

报幕員 他当队长这两年，生产一劲儿往上窜……

玉 柱 党的政策好，群众干劲儿高嘛！說到我，那，缺点还挺多，希望社員同志們多提宝贵意見！（大步走下）

报幕員 这小伙子走道儿都带風，多冲！要是把他比成武松，五十八岁的模范飼养員修庆奎老汉就是黃忠了……

庆 奎 (上)模范模范，更得加油干！自从当了貧下中农委員

会的委員，得了个外号叫“管得寬！”

夏 花 (活潑地跑上，她十二岁了) 爷爷，爷爷！

庆 奎 啥事儿？夏花。

夏 花 窑后头那块麦地，麦子拔了，可还丢着好些麦穗呢，我找几个同学去拣拣吧？

庆 奎 好哇！(对观众)我这小孙女儿也受了我的傳染，也是个小“管得寬”！

夏 花 对集体有好处的事儿，少先队员能够不管嗎？

庆 奎 不能，不能，該管，該管，哈哈。(拉着夏花走下)

报幕員 修各庄老老少少都是好样儿的，可也有个别的社員稀松。二賴子就是一个。(指)看！說他，他就来了！(二賴子懶懶散散上，二十八岁)論成分他也是貧农，跑了半年买卖，本儿賠光了，人也变懶了。小青年們給他編了段小快板儿，听！

幕后喊声 二賴子，想发财，
扔了鋤头做买卖：
賠了一个精光精，
剩条褲子还露着腩！(笑声)

二賴子 (对幕后)干嗎老打击我？我积极性儿还高着呢！

报幕員 那为啥干起活儿来没精打采呢？

二賴子 我心里有苦哇。(京剧腔)一言难尽也！(提提褲子走下)

善 田 (四十七岁，持馬鞭上)二賴子！二賴子！

[何氏与小龙上，小龙挎着一个大大的空书包，何氏四十岁，小龙十二岁。]

何 氏 龙他爹，你找他干嗎？

善 田 明几个往粮站送夏粮，让他給我跟車。

何 氏 他該咱的那笔錢，你也勤催着点儿！

小 龙 爹,我給您追他去! (跑下)

善 田 好。

何 氏 龙儿! (隨下)

报幕員 这是地主修善田一家子。修善田头年摘了帽子了,眼下是修各庄第三生产队的車把式。他为人怎么样?不用我說,一会儿大家就能看清啦!社員同志們,这个話剧演的是头年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嗎?头年,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号,广播站报告了报纸上的一条消息:滚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匪帮,靠着他的美国干爹撑腰,想拿鸡蛋碰石头——一心打算窜犯大陆,磨刀擦枪地要跟咱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拼一場。就在这条消息公布以后不几天的一个清早,模范飼养員庆奎老汉和年輕的柱队长,在牲口棚的院子里,吵了一架……

[欢唱丰收的歌声起,幕开。

第 一 場

[清晨,牲口棚院內。树、石槽、板櫬等。庆奎老汉在簸料豆。

玉柱荷鋤上。

玉 柱 (对幕后)……好,就那么办吧!明儿先送三千斤公粮,份量要足,差一两我就找你說話。

[內应声,“柱队长,你放心吧!”

玉 柱 庆奎叔,您找我哪?

庆 奎 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玉 柱 大事小事儿?要是大事咱晚上再說吧,我得到地里轉轉去……

庆 奎 不大不小的一件事，可非現在說不可。

玉 柱 好，那您就快說吧。

庆 奎 柱队长，大前几个喇叭里报告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以后，你听见啥反映沒有？

玉 柱 嗜！誰不知道那是鸡蛋碰泰山，他想作死呢！社員們听了这条儿消息，不是照样干活儿？照样拔完了麦子？秋庄稼不是照样往高长？箭杆河里的水不是照样儿流嗎？誰在乎台湾的癞蛤蟆叫喚呢！

庆 奎 台湾的癞蛤蟆一叫喚，箭杆河边的癞蛤蟆也跟着叫喚起来了。昨儿晚上，咱队的貧下中农代表們跑到我小屋来反映說，有人在社員里散布謠言，說什么“蒋介石快回来了，越积极的将来越倒霉”……

玉 柱 是嗎？

庆 奎 五个代表里有仨这么讲。

玉 柱 ……越积极的越倒霉……好哇，这是想拆咱們的台啊！这謠言是誰造的？

庆 奎 代表們追查去了。反正离不开那几个四类分子，一有風吹草动他們就造謠生事，趁火打劫！

玉 柱 对他們是得警惕着点儿。……我下地去了。

庆 奎 你別走，我剛說了一半儿。我們貧下中农小組还提了个建議——撤了佟善田的車把式。

玉 柱 不让佟善田当車把式了？

庆 奎 对！他成天价使着咱那两头大牲口拉脚运貨，单来独往的，咱沒法监督哇！

玉 柱 嗜，佟善田可是个走在树底下都怕树叶儿砸着的老实人！

庆 奎 知人知面难知心！万一他趁着蔣該死叫嚷反攻大

陆，趁火打劫，毁了咱那俩宝贝牲口，咱的损失就大发啦！

玉 柱 唉！连箭杆河的傻鸭子都不会相信蒋该死能回来，佟善田愿意搬石头砸自个儿的脚？

庆 奎 照你这么說，地富分子都死了心，那謠言也不該有了？

玉 柱 嘻，那也許是外村儿傳来的呢！庆奎叔，地主、富农的脑袋，难道个个都是石头的？

庆 奎 可也不能說一个石头的都沒有哇！依我看，咱村地主、富农里边，数佟善田刁！头二年鬧災的时候，是誰在社員里吹了一陣包产到戶的邪風？还不就是他呀！

玉 柱 您不能淨翻老皇历，这两年他不是挺老实，挺积极嗎？（不耐煩地）庆奎叔——，咱得以实求实——，佟善田这两年挺有进步！又老实又积极，咱們已然把他改造得差不多啦！

庆 奎 可他那俩眼睛……解放前我跟你爹給他扛活的时候，他那俩賊眼睛像恶狼，土改斗他的时候，他那俩眼睛像鬼火儿；如今，好像俩玻璃球儿，成天笑咪咪的可透着假气。

玉 柱 哈哈，您快成相面的先生啦！庆奎叔，明儿就往粮站送公粮了，在这节骨眼上不能考虑换把式，您跟代表們解釋一下吧。（欲走）

庆 奎 台湾的癩蛤蟆跟箭杆河边的癩蛤蟆和着声儿叫，在这节骨眼上，还是把这位車把式撤了吧！

玉 柱 您……

庆 奎 你……

〔夏花搶着小龙的大书包跑上。〕

夏花 柱队长，柱队长！

〔小龙追上。〕

小龙 把书包还給我，你凭什么拿我书包？

夏花 你凭什么偷庄稼？

小龙 你瞅見了？

夏花 (从书包里抓出一把麦穗) 这是啥？柱队长，我們拣了麦穗往場上送，他一书包一书包往家偷！

小龙 你倒管得寬！

夏花 我就管得寬！哼，你爹是地主，你也学会剝削啦？

小龙 (举起拳头) 你……

夏花 你敢！

玉柱 小龙，明明是你不对嗎，这么大点儿，就手粘了？

庆奎 学校老师沒給你讲过嗎？集体的庄稼一个粒儿也不能粘。

小龙 你們仨欺侮我一个呀！(哭) 嗚……

玉柱 你做錯了事儿，还不兴人說說嗎？

小龙 哼，拣几个破麦穗也不行，要是从前，要是从前……

夏花 从前怎么样？

小龙 (喊) 解放前，窑后头那块麦地全是俺們家的，連你家住的房子，連这个牲口棚全是俺們家的！

庆奎 (一惊) 这是誰跟你說的？

小龙 我爹！怎么着！

庆奎 你爹啥时候跟你說的？

小龙 ……那你就甭管了。

庆奎 他为啥跟你說这个？

小龙 因为……那你就甭管了，給我书包！(冷不防从夏花手里

夺过书包,跑下)

夏花 把麦子倒在麦場上去! (追了几步又返回) 爷爷, 咱家的房从前是他家的嗎?

庆奎 是从前他家霸占了穷人的, 解放后, 咱穷人又跟他要回来了。……夏花, 小龙还是孩子, 要多帮助他。

夏花 (点点头) 唉。(想起小龙) 把麦子倒在場上去。(跑下)

庆奎 柱队长, 你听见了吧, 佟善田把变天帳(拉住玉柱手)都教给他儿子啦, 净等着蒋介石回来跟咱倒算呢! 他的心沒有死啊!

玉柱 沒想到他还有这种思想!

庆奎 柱队长, 絕不能让他再当車把式了, 咱那两头宝贝牲口一天也不能再让他使了。(听到牲口叫声, 端料豆下)

玉柱 (自語) 难道佟善田的心是石头的? 如今他的生活也跟大家伙一样, 越过越美, 他为啥想变天呢? 真他媽让人想不通! (欲走)

[二賴子上。

二賴子 吆! 柱队长同志, 您在这儿凉快呢!

玉柱 二賴子! 你又沒下地?

二賴子 我找您有公事。

玉柱 有啥事儿, 快說!

二賴子 明几个咱不是要往鎮上送夏粮了嗎, 不是得要个跟車的嗎, 您看我怎么样?

玉柱 不怎么样! 你又想借机会跑买卖呀?

二賴子 (跳起) 誰說的? 我还有本儿嗎? 我要再有那份心就随了您的姓!

玉柱 向国家交售夏粮是件大事儿, 你吊儿郎当的……

二賴子 我保证不泡湯。柱队长, 在地里干活他們尽給我編

快板儿，跟車出去耳朵里清静，您发挥发挥我的积极性吧！我还是个贫农呢！

〔佟善田拿着个套包子走上。〕

玉 柱 （转头看见了善田）你在这儿……二赖子，你先下地干活儿去！

二赖子 您批准我跟車啦，您可批准啦！（抄起玉柱的锄就走）我的积极性来啦！

玉 柱 你干吗拿我的家伙？

二赖子 我那份家伙不是……都卖了嗎？

玉 柱 你把锄拿走了，我一会儿使啥？

善 田 （走上前来）我家还有一把，我就给您拿去。（欲走）

玉 柱 你等等。二赖子，你先去吧。

二赖子 您别忘了，您可批准我明几个跟車了！（高兴地颠颠走下）

善 田 人呆赖，車呆散，让他跟車比随他郎当下去强啊。

玉 柱 （单刀直入地）佟善田，头几天喇叭里报告的那条消息，你听了挺高兴吧？

善 田 啥消息？

玉 柱 蒋介石想回来了，这不是你的大喜事儿嗎？

善 田 哎哟哟，柱队长，眼下咱们生产搞得这么好，日子过得这么美，誰还惦记他呀！要不是您提醒，那条消息我早忘到脖子后头去了！

玉 柱 哼，說的比唱的好听！我問你：你为啥叫你儿子记住解放前哪些地亩、哪些房产是你家的？

善 田 这……沒有哇！

玉 柱 刚才小龙在这儿亲口說的！好哇，你把跟我们倒算的活帳单子，都预备好啦！

善 田 (向后退)(旁白)这个小鬼崽子,沒嘴葫芦! ……

(好像忽然想起)啊,好像有这回事,是有这回事!

玉 柱 你跟孩子說这个,是什么意思?

善 田 是这么回事。那天,小龙問我:“爹,同学们都說咱家是地主!”我說:就是。他又仰着小臉儿問:“您不是天天干活儿,挺积极嗎?咋是地主呢?”我就說:解放以前,咱可是靠剝削穷人吃飯,霸占了穷人的好些地亩、好些房产。接着,我又把哪块地、哪所房是俺家霸占的跟他数叨了一遍,我还說:咱从前房愈多、地愈多,罪过愈大! 柱队长,我这么說对嗎?

玉 柱 ……

善 田 临了,我还咐囑他說:我当了半輩子寄生虫后悔也晚了,你可是从小跟定共产党,长大了为人民服务,給你爹、你爷、你祖宗贖罪呀! 柱队长,这話沒說錯吧?

玉 柱 ……

善 田 我一心巴望小龙长大了,也能像您似的,成个党员,起碼也得当个团员,您說,这孩子有希望嗎?

玉 柱 这是你的真心話?

善 田 您还不知道,我是个实心眼儿的人嗎?

玉 柱 原来是这样儿……

善 田 柱队长,剛才您說我盼着蒋介石回来,还教給小龙跟乡亲们算帳,这罪名我可担不起呀! 嘻,話又說回来了,誰让我前世造了孽,投了地主家的胎呢? 如今,跳到箭杆河里……也洗不清啦……(居然挤出了眼泪)

玉 柱 (对善田)你哭啥? 算我多想了,解釋开了就完了嘛! 不过,你記住:箭杆河的水能倒流,蒋介石也休想回来! 別忘了,在解放战争里,是誰消灭了他的八百万

軍隊！在朝鮮戰場上，是誰把它美國干爹打得落花流水。

善 田 箭杆河的水能倒流，咱也不能向后轉了！

玉 柱 你這可是真心話？

善 田 我敢把心掏出來給您看！

玉 柱 派你當把式，就表明我們信得過你，你不忘恩負義就行了。

善 田 我修善田一輩子也忘不了共產黨給我的“恩典”！

何 氏 (拉着小龍上)龍兒，柱隊長在這兒，去認個錯兒！

小 龍 我不……

何 氏 (對善田)龍他爹，這個小孬種把隊上的麥穗往家拿，你說多不要臉！

小 龍 那是你……

何 氏 還犟嘴！

善 田 (厉聲地)快過來跟柱隊長檢討！

小 龍 (立刻老實了)柱隊長我……我錯了。

善 田 不深刻！

玉 柱 算了，算了！

善 田 龍他媽，你先把他領家去，回頭我修完車，要好好教訓教訓他！

何 氏 柱隊長！小龍認錯兒了，您可別在社員會上提這碼事兒了啊？

玉 柱 你們往後多教育着他點兒，就行了。

善 田 這不勞您囑咐！

何 氏 哎，柱隊長的褂子破了，來，讓大嬸給你縫兩針。(從頭發上取下針，扯住玉柱欲縫)

玉 柱 不用，不用……

何 氏 干脆，脱下来吧！（伸手去解扣子）

玉 柱 （无奈地）好，好。（脱下褂子，由何氏拿去）

庆 奎 （拎着一袋装饲料的麻袋上，双关地）好髒的东西！（抖麻袋，尘土飞扬）

何 氏 （斜了庆奎一眼，对小龙）龙儿，走！（与小龙下）

善 田 柱队长，我也该修车去了。

玉 柱 佟善田，明儿要早出车，给咱队争个送公粮的状元！

善 田 这不劳您嘱咐。明儿天吐亮咱就走。（下）

庆 奎 （气愤地）哼，越抹越黑！

玉 柱 庆奎叔，刚才我跟他谈过了，他是告诉过小龙从前他家有些地亩，房产，可那不是想等蒋介石回来跟咱倒算，是教育小龙知道他家过去的罪恶，鼓励他长大了立功赎罪。

庆 奎 你真信啦？真格的，佟善田的觉悟就那么高哇？

玉 柱 解放这么多年了，他能没点儿进步？

庆 奎 我一辈子也信不过他！这种人是笑在面，冷在心，牙长在肚子里的家伙！（深为不满地）你还年轻咧！

玉 柱 （认为庆奎过于固执，主观，也生气了）又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对不对？我今几个也想给您提个意见，您是咱队贫下中农代表，眼下那几个调皮捣蛋的都是贫下中农，他们仗着出身成分好，干活儿挑肥拣瘦，不服从领导，您应该先管管他们。

庆 奎 你指谁说？

玉 柱 二赖子不就是一个吗？至于地主、富农分子，他们不敢不老实，倒用不着多操心！

庆 奎 你又是谁指说？

玉 柱 佟善田就是一个呀！您拿佟善田跟二赖子比比……

庆 奎 对调皮捣蛋的贫下中农咱要管，对佟善田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咱更是要管啊！你刚说的话可真扎我……

玉 柱 我是从实际出发的。

庆 奎 实际？实际是你不懂咱贫下中农的心，更不懂佟善田这号人的心！也难怪，我们给他扛活的，他还挂着屁帘呢，斗他的时候，你刚梳小辮儿……

玉 柱 (生气)人的阶级性我懂！

庆 奎 (激怒)是啊，咱是个扁担倒了也认不出它是个“一”字的睁眼睛，可佟善田往嘴上抹多少蜜，咱也不会去跟他亲嘴儿！

玉 柱 谁想跟他亲嘴儿啦？您别骂人呀！

庆 奎 骂你又怎么样？不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我今儿个还想揍你呢！

玉 柱 我就是不同意撤佟善田的车把式！凭白无故的瞎猜疑人行吗？

庆 奎 瞎猜疑？我还猜疑你爹是他杀死的呢！

玉 柱 您……干吗翻老皇历……

庆 奎 今儿个，我就是要跟您翻翻老皇历！你爹，我那老战友佟大冲，死的好惨哪，好冤哪！（一蹶你心身体摇晃，坐在石凳上）土改那时候，他是咱贫农团主席，一天黑间，让人用刀子前心穿后心地捅死了……咱村四户地主，六户富农，都有嫌疑，可咱就是没查出来凶手到底是誰……十三年啦，佟大冲同志坟头上那棵杨树，叶儿长了又落，落了又长，每年清明我去添坟，都扶着那棵杨树说：老哥哥，老主席，兄弟我早晚要给你报仇雪恨！可是到如今……（哽咽）

玉 柱 (难过，低头)……